



# 浪花渡

方 楠

# 浪花渡

方楠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短篇小说九篇，全部取材于东海渔民生活。

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海岛上阶级斗争和渔民战海斗浪的劳动场景；生动地刻划了老一辈的英雄渔民、朝气蓬勃的青年渔民和英姿飒爽的妇女形象；反映了我国广大渔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英雄气概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作品富有海岛生活气息，有特色；语言生动流畅。

插图：吴山明

## 浪 花 渡

方 楠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90,000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书号：10071·77 定价：0.42元

## 目 录

|             |     |
|-------------|-----|
| 浪花渡 .....   | 1   |
| 连心水 .....   | 18  |
| 桃花汛 .....   | 33  |
| 海姑娘 .....   | 54  |
| 后勤嫂 .....   | 73  |
| 梅花新风 .....  | 90  |
| 海 鸥 .....   | 106 |
| 海螺声声 .....  | 128 |
| “老补网” ..... | 142 |

# 浪 花 渡

在阳春三月里，我为了解加强战备教育方面的情况，又一次来到了东海，要到我多年来一直怀念的浪岗屿上去。

真不巧，我动身的这天清晨，呼呼地刮起了六七级大风。据当地气象站的同志说，风力还要继续增加，这下我可急了。大清早，我抱着也许能碰上渡船的侥幸心理，急匆匆地赶到浪花港渡口。

码头上，礁岩边，海滩里空无一人，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翻腾的海面上，看不见一只船影。只有三五成群、不畏风暴的海鸥，在海空中飞窜着。一排排巨浪，翻滚着白色泡沫，向海滩涌来，吞吐着卵石，发出哗啦哗啦震耳的巨响。

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呆呆地站在卵石滩头。猛然间，一个巨浪扑来，撞在面前的一块大卵石上，击起了丈把高的浪花，飞溅开来，落在我的身上。我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浪岗屿，脑海里就象眼前的波涛一样翻腾。我的一次难以忘怀的海渡，就是从浪岗屿开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〇年的春天，舟山群岛解放的前夕，东海渔民还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蒋帮几十万军队，

从大陆上溃败下来，盘踞在舟山渔场几百个岛屿上，作垂死挣扎。中共浙东特委，为了配合我解放大军渡海作战，需要尽快地摸清岛上的敌情，因此派了几十名联络员去那里，我是其中的一名。浪岗屿位在群岛的要冲，是战略要地，是我们战斗的主要目标。我担任着摸清这个岛上敌情的任务，上岛之后，我很快和党的地下交通员阿明老大取得了联系，在他的全力帮助下，顺利地掌握了大部分敌情。就在我准备去摸清最后一个敌情之后要离岛的那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敌人封锁了渡口，扣留了一切船只，并在当地渔霸的带领下，在全岛进行大搜捕。当时，我还没有离开卵石滩头，被敌人发现了，见势我立即转身甩掉敌人和渔霸，向礁岩丛跑去。敌人在后面开枪扫射，我刚刚爬上一块礁岩时，左肩膀受了伤；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一双大手抓住我背起就走，躲进礁岩丛中的一个岩洞里。那人将我放在地上时，我才看清原来是阿明老大。由于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摸清，老人为我包扎好伤口之后，就冒着生命危险，立刻又钻出洞去，并约好傍晚在此接头。

我蹲在洞里，心里十分焦急。因为按规定，当晚我必须把情报送到上级党委。傍晚时分，又起了风浪，而且越刮越大，不一会，撞起的浪花象洪水般地鼓进洞里来了。我望着咆哮的海面，心里更急了。忽然，礁岩边传来了一阵低低的海鸥叫的声音：“嗷吡，嗷吡……”我仔细一听，啊，是联络的暗号。我心里一乐，也学着叫了几声。接着，外边一个身影一晃，立刻出现在洞口。我急忙迎上去一看，

惊呆了。站在我面前的不是阿明老大，却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渔妇。她上身穿着一件棕色的拷夹袄，下着一条黑色的裤子，裤腿又肥又大。乌黑的头发梳成了一个很大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朵小小的红花，那是海岛渔妇们流行的一种发式。耳垂上，带着一副用彩线结成的耳环；腰间围着一块海昌蓝围裙，赤着双脚。当她侧身的时候，我还发现在她的背上，背着一个小孩子。

“同志！我叫阿菊。”渔妇一进洞口，就自我介绍地说，“阿明爹叫我来找你。”她说着，从头发上取下那份我急切需要的情报，交给了我。

“大叔呢？”我焦急地问。

阿菊沉默了一下，极力用平静的口气告诉我：阿明老大出去刚摸清敌情，渔霸就在后面盯住了他。他刚转身甩掉追击的渔霸，一群敌人又迎面扑来。就在这一刹那间，阿明老大机智地往左一拐，跳进结网棚，把情报转交给正在织渔网的阿菊，并告诉了联络暗号。他为了把敌人引开，又立即窜出网棚，朝一个山岙跑去。不幸途中被匪徒抓住了，敌人对他用尽了各种毒刑，把他吊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可是，老人家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来。我一听，心象刀绞，恨不得立刻冲出洞去，把这群吃人的野兽全部消灭。我嗖地抽出手枪，问：“大叔关在哪里？”

阿菊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扫视着我，紧紧地盯着我冲动的脸，平静地说：“今晚你得渡海啊！同志。”

我平息了自己冲动的情绪，望着海面，心事沉重地

说：“唉！风浪这么大，就是有船也难渡啊！何况眼下从哪儿弄船去呢？”阿菊却响亮地回答说：“这风暴起得好哇！要不，我真愁没法弄船呢。”我听了她的话，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扫视了我一眼，也不再解释，急忙把背上的孩子解下来，往我怀里一搁，说声：“你等着。”就钻出洞口去了。

“你……”还没容我问清她去干啥，只听“噗通”一声，她已经消失在波涛之中了。

我抱着阿菊那刚满周岁的小丫头。这孩子，胖脸蛋，大眼睛，面容特征，都象她妈妈。穿着一件红夹袄，脖子上套着一只明晃晃的银项圈；那双胖乎乎的小手腕上，还挂着两只宝石似的海宝贝<sup>①</sup>。这会儿，她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滚滚滔滔的海面……

天黑了，潮涨了，风更大了，浪更高了。这座被敌人践踏着的渔岛，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

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突然，一只小舢板沿着礁岩划过来，停在洞口。紧接着又从舢板边钻出一个水淋淋的人来，就是阿菊。她跳上岸，抖了抖身上的水，顺手把一束挂在眼前的头发理到耳后，从我的怀里接过孩子，边捆背带边说：“快上船！”语调是那样的坚定。

我跳上舢板问：“从渡口弄来的？”

阿菊边上船边说：“嗯哪，我潜水到码头边一瞧，敌人

---

<sup>①</sup> 海宝贝——海滩上一种有花纹的彩色贝壳。



缩着脖子在码头上打转转呢。好哇！龟孙子们，转游吧，我可下手了！就这么着，解了缆，起了锚，把船推了出来。推出老远，我回头一瞧，嘿！那些鬼们，还在那儿转游哩！”阿菊简单地说着经过，说得那么轻松。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要在大风大浪里潜水到敌人岗哨密布的码头边，从狼窝里推出一条船来，是一场多么艰险的战斗啊！

我们上了船，阿菊立即摇起橹。小舢板急速地朝浪花渡口的方向冲去。狂啸的风暴，怒吼的大海，交织在一起，象织成了一张无边无际的罗网。小舢板就在这张罗网中，艰难地冲撞着。我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眼前这位正和风浪搏斗着的渔妇。老实说，那会儿，我更担心的是她背上那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她，能否经得起这样大风大浪的袭击和冲洗呢！

小舢板刚刚穿过急流，阿菊突然叫道：“炮艇！”我侧耳细细一听，果然，在风浪声中，隐隐约约地夹着嗡嗡隆隆的马达声。紧接着，远处海面上，一道刺目的白光，透着阴森森的寒气，划破海空横扫过来。我的心一沉，顺手抽出枪，准备和敌人战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阿菊躬着身，咬着牙，把大橹猛地一推，小船忽地向左一转，闯进一片礁岩丛里。敌艇上射来的光带，从我们两旁的礁岩丛中扫过去。我抬头一瞧，一块块冲天而立的礁岩，奇形怪状。小舢板就在礁岩间的急流里滚动着，象被卷进了深渊里一样。阿菊面对险礁恶浪，毫不畏惧；她双手紧掌着舵牙，小船顺潮而下，飞速地向前闯去。经过了半个多小

时的搏斗，我们终于闯出了礁岩丛。

我回头望着那堆阴森森的礁岩，问：“这是什么礁？”

阿菊回答：“虎头礁。”

我轻轻地重复着：“虎头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

经过了将近三小时的搏斗，她终于把我送到了目的地。阿菊顺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和水珠儿，说：“同志咯，盼亲人们早日来解放我们苦海里的人啊！”

我紧紧地握着她那发热的手，说：“就在眼前啦！阿菊同志。”我跳上了岸，要她们母女俩等风浪静下来再返回岛去。阿菊笑笑说：“同志，没啥咯，我们从小是喝浪花长大的！”

离别的时候，我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又瞧了一下阿菊背着的那孩子。只见她，在她妈妈的背上睡着啦，睡得那么甜，睡得那么香；在她那苹果一般鲜嫩的小脸蛋儿上，有几颗晶莹的水珠儿，正顺着丰满的两颊，轻轻地、悄悄地滚向她那两片微微翕动的小嘴唇里去。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没有再到浪岗屿去过，也没有见到阿明老大和这位勇敢的东海渔妇。但是，每当我想起大海，或是有人谈到大海，我总是把东海与阿明老大和这位勇敢的渔妇，以及她背上的那个可爱的孩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我站在卵石滩上，等了好一阵子。看样子，今天要渡

海是不可能了。正当我准备动身返回县革委会招待所的时候，忽然，发现在远处滚滚滔滔的波涛之中，一个红色的影子一闪。在雪白的浪花映衬下，红得那么鲜艳，那样耀眼，象那漫天雪海之中的一枝红梅，又象那夜空中的一团火球。那红点子，随着波涛的一起一伏，一忽儿滚进浪渊，一忽儿跃上浪峰。越闪越鲜明，越滚越清楚，渐渐地看得出，却原来是一位穿着红夹袄的姑娘。那姑娘肩上挎着五尺枪，正稳稳地屹立在一只小舢板上。那小船顶着风浪，正朝浪花港渡口驰来。小船上，共有三个人。除了这位穿红衣服的姑娘外，另有两位：一个穿着天蓝色上衣，一个穿着浅绿色上衣，全都挎着枪。

我心里一喜，急忙转身往渡口奔去。可是，当我刚刚跑上码头时，见小舢板在二百米开外的海面上调了橈。我急忙取下帽子挥动起来。一会儿，小舢板又忽地一下调转头，朝渡口驰来，在离码头二十米处落了篷。穿红衣服的姑娘大声地问：

“喂——同志，去哪儿？”

“浪——岗——屿——”我大声地回答。

“干——啥——”姑娘继续问。

“找——革——委——会——”

姑娘们用警惕的目光，把我看了一会儿，立即支起橹，拿起篙，朝码头划来。由于风浪太大，船连靠数次，都没有成功。我正在着急，忽见那位穿红衣服的姑娘，把着舵，借着—个涌来的浪头，把舵牙一推，小舢板刚好平

在码头前的一块礁岩边。我急忙跳上船去，还没容我站稳脚跟，又涌来一个回头浪，小船剧烈地一颠，我的身子猛地一晃，一个踉跄向船外倒去。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把我拉住了，才没有摔下去。我回头一瞧，又是穿红衣服的姑娘。我对她感激地点点头。

姑娘笑着说：“同志！风浪大，可得站稳哩！”接着她又态度和蔼地问：“有证件吧！同志。”

“有！”我连忙取出证件交给了她。她看后，对我信任地一瞥，微笑着把证件还给了我。

姑娘们一齐忙开了，撑篙的撑篙，摇橹的摇橹，一会儿，红衣服姑娘大声命令着：“拔篷！”她顺手把正舵牙，捏住后缭绳。随即，一个拉篷绳，一个搭篷撑，齐声哼着号子，不到一分钟，风篷就拔起来了。这一切一切，她们互相间竟是配合得那样紧密，那样协调；每人的动作，又是如此熟练敏捷，简直把我看呆了。

我细细地打量着她们，发现她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除了每人挎着一色的五尺枪外，腰间各束一条皮带；下身穿着同样的海蓝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律的解放鞋，胸前围着桔红色的围单。她们的脸颊上，都透着只有海上姑娘才有的那种枣红色，看上去，又精神，又健美。

穿红衣服的姑娘，是她们几位中年纪稍大的一个，约莫二十二三岁年纪。长方型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浓重的双眉，红润润的嘴唇，微微向上翘，一张嘴，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她给人一种聪

明能干而又强悍的感觉。此刻，她右手紧握舵牙，左手抓着后缭，稳稳地坐在后八尺<sup>①</sup>上掌着舵。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象一位老艄公似的眯缝着，一丝不苟地盯着海面。她的每一个动作：掌舵、调橈、转缭……都象一位久经风浪摔打的船老大，那么熟练又那么稳健。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海英。

另外两位姑娘，一个叫水珠，一个叫海花。

海英扫了我一眼问：“同志，在这样的风浪天坐船，还是头一次吧！紧张不紧张？”

我坦率地承认说：“嗯哪！有点儿紧张。”我又把姑娘们扫视了一遍，问：“你们都全副武装的，在干嘛哪？”

姑娘们一齐响亮地回答：“练靶！”

我听了惊讶地问：“这么大风浪，练靶，能成吗？”

“那有啥勿成的，我们还专挑这样的天下海哪！”海英正正经经地说，“其实呀，大海并不可怕，大风大浪，也没啥了不起咯。你别瞧它张牙舞爪的，瞧样子挺吓人，实际上，都是纸老虎哩！你只要摸透它的脾气，敢和它斗，照样能降服它咯。”姑娘这番铿锵有力的话，真似一团火，听起来让人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小舢板顶着风浪前进着。水珠和海花端起枪，蹲着一条腿，跪着一条腿，居然在舱板面上瞄起靶来了。我顺着她们瞄准的方向望去，仔细地搜索着看，在远处的波涛

---

① 后八尺——掌舵的地方。

中，有一个豆粒般大小的影子，在浪花中剧烈地晃动着。我回头对海英说：“由于我的搭渡，影响你们练靶了吧！”

海英摇摇头说：“不，一点儿也勿影响。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准备练习渡海呐！”

我惊奇地问：“渡海？！”

海英爽朗地回答：“是喀，指导员说了，我们海上民兵，勿单要在风浪中练好靶，更要在大风大浪中掌稳舵哪！”

我重复了一句：“哦，掌稳舵！”

海英兴奋地继续说：“对哩！指导员昨天还鼓励我们要在风浪中掌好舵，不转向。勿单要敢于顶狂风，战恶浪，还要勇于闯险礁，穿险滩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海里航行永远勿转向。”

听了海英的这番话，我激动地说：“好哇！海英同志，渡海演习，也算上我这个新兵吧！”

海英十分高兴地说：“那你可得多给我们指导指导哇！”

小舢板驰到半途，忽然，一阵风猛压下来，小船立刻向一边倾斜下去，海水从船舷边哗哗地泼进来。看来风浪又增加了。海英抬头看看天空，又望望海面，突然大声地下达演习命令：“同志们！通向浪岗屿的航道已被‘敌人’封锁，我们必须立即改变航道，向西北逆风逆水而上，从虎头礁中间穿过去。”她说着，随手将舵牙一推，把后缭一拉，小舢板来了个九十度的急转弯。正在练靶的水珠和海花，立刻跳起来，作好了战斗准备。

虎头礁！我一听，心里腾地跳了一下。嘿！说来真巧，想不到我又第二次去闯虎头礁了。

小舢板调橈之后，就顶着风浪，向虎头礁的方向驰去。俗话说：乘船最怕顶头风。眼下小舢板正是逆风逆水而上，驰行异常困难，左一下，右一抢地强渡着。约莫行了半小时，只见正前方二百米处白花花的一片，好象有千万条大鲨鱼在那里滚动，老远就传来呼隆隆、哗啦啦的呼啸声。看这阵势知道是虎头礁了。看啊！那一块块礁岩，有的象猛虎，有的如雄狮；一条窄窄的水线通道，弯弯曲曲，环绕在明岩暗礁之间。排浪同潮水汇成一股股急流，组成一个个旋涡，呼呼地涌向水线航道。可以想见，小船要从这样的航道中通过，随时都有被吞没或触礁的危险。当小舢板接近礁区时，我试探地问海英：“过去闯过吗？”

海英说：“闯过。不过，在这样的风浪天还是头一次。”

我进一步探问她：“眼下有六七级大风，又是顶风逆水而上，有把握吗？”

海英眼光一闪，扫了我一眼回答道：“把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降服虎头礁，就得有敢于闯险礁的决心呀！一旦打起仗来，敌人是决不会专找好天气来的，对勿对哇？同志。”

我听了海英的话，深有感触地说：“好啊，你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海英听了，朝我一乐。她笑得那样乐观，笑得那样自信。

“同志们，进入礁区航道。”海英大声地说。话音刚落，小舢板飞速越过一块暗礁，闯入了航道。一块块礁岩，象利斧般地迎面劈来；一个个旋涡，朝船头卷来。面对这一切，海英紧紧地掌着舵，非常沉着。小舢板在急流中左转右盘，转过一座座明岩，绕过一块块暗礁，冲破一个个浪头，在呼啸声中滚动着，前进着。小船顶着风浪，终于闯过了一半航道。来到一个转弯处，海英突然叫道：“敌机扫射，桅杆折断！”随着她的话音，水珠和海花跳过去，把篷擦的一下落了，又将桅杆拔倒。小舢板立刻停止了前进。她们马上支起橹，猛力地摇起来。我赶到头舱面上，抓起桨也使劲地划起来。海英仍然稳稳地把着舵牙，掌握着航向。小舢板又继续前进了。

经过个把小时的搏斗，小船终于迫近了虎头礁的最后一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卡——虎口。只见四块巨大礁岩，象虎齿般地露在浪花丛中，上凸下凹，中间形成了一个口子，看上去活象个虎口。无数巨浪，从这里出入，随着一股急流涌过之后，忽然从口子中间露出一堆黑漆漆的东西来，远远望去，活象一条大鲨鱼的残骸横卡在那里，把整个虎口劈成了两半。我感到奇怪，当年阿菊同志送我过虎口时，并没有这具怪物啊！海英告诉我：这是蒋帮军队留下的一艘炮艇残骸。当年，在我强大的解放大军渡海追击下，敌人狼狈向南逃窜，其中有一只敌艇，在万分惊慌中想穿虎头礁取近道南逃，当炮艇开足马力闯进虎口时，一头撞在礁岩上，整个炮艇都碰烂了，沉没在虎口。年长日



久，沉艇早已糊锈了。我听了海英的这段介绍，对敌人的狼狈和无能感到十分可笑，同时心里想：这等于在虎口又装上了副铁牙，闯虎口的困难更大了。我回头又瞥了海英一眼，只见她，仍然稳稳地掌着舵，心情还是那样的平静，精神还是那么抖擞。我深深地感到，为她担心是多余的。

小舢板离虎口三十米光景，大家就使足了劲，发起了冲击。可是，连冲数次，都没有成功。怎么办？大家一齐把目光投到海英身上。只见她，两道浓眉拧成了个结，望着虎口沉思。忽然，她顺手把一束湿透了的头发，轻轻地撩到耳后，语气坚定地说：“同志们！虎口再凶，风浪再猛，我们一定要制服它，我们也能够制服它！不过我们决勿能光是硬拚，要分析‘敌情’，想办法智取。大家一起出主意吧！”于是，我们在海英的主持下，边摇橹边开着战地紧急会议。

水珠说：“我看得避开当头浪。”

海花说：“就这么个虎口，往哪去避哇！”

水珠又解释说：“先避后冲，顺礁边而上，避开过多的当头浪的冲击。”

海英说：“水珠的话有道理。虎口是整个虎头礁的喉舌，中间又有沉艇残骸的堵卡；潮水从这里涌入，眼下正是旺涨水，硬拚当然勿行。假如我们把虎口当作‘敌人’，那么，我们正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哩！毛主席教导我们：‘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